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舊 小 說

(七)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小 說

(七)

吳會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舊小說

乙集五 唐

劇談錄

田膨郎

康 駢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踪。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嘗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采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鑱。尋常汝豈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卻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此如事卽非等。

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恆。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跣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欵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爲潘鵠碑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曰。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遂錮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鬢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縵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而跡之。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緝針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舅甥。居室甚貧。

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穀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賜恩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軍失卻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緡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遇朋儕爲戲。終卻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欽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緡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述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般九霞

張侍郎某爲河陽烏重胤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般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勳。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旣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承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常如尊旨。以某所觀。卽不在此。時夏侯相孜爲館驛巡官。且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

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紱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翬俗，相隨學道，卽二十年內，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親知，追想其風，莫能及也。」

劉平

唐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擘，得神仙補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舊朝士，皆云童幼時見擘，奕世奉之，不窮其壽。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令狐綯喻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言與處士劉平善。天寶中，居於齊魯，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爐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投龍西嶽，平旋見二青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謂祿山鬼物，皆棄爐投蓋，狼狽而走。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東洛，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

李因以具宴爲說。僧曰：某與爲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猩，恐未能致，止于精辦小筵，亦未爲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奴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兄弟列坐，矜持儼若冰玉，餚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哂良久。咸若嚼藥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飪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旣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餚饌可謂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煖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於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百，買于土杯同食，腹枵旣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低頭慚覩，無復詞對。

龍復本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實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公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諢。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迴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

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公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也。

王智興

唐侍中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賓朋賦詩。頃之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以盃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以彩牋數幅陳席上。衆賓相與持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讓。王曰。某韜鈴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於是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三十年來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歎無已。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卽席爲詩以獻。云。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過當矣。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智興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名士。豈云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

裴度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徵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旣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

鄉薦。明年及第。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弘。蓋慮凋傷一境。不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鄆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泊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出征淮西時。韓愈自中書舍人爲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爲華州刺史。戎服褰韉。迎於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憬。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如何。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尙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

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每爲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禎年少。以明經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結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禎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遂致轆軻。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名。

郭鄴

郭鄴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於蠻間。常有二物如猿獍。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鄴俱往。所造詣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若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夕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鄴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鄴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鄴既與鹽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鄴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游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信之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常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絃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預焉。訪之。卽安品子之第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耳。

狄惟謙

唐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彊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田皆耗斲。禱於晉祠。略無其應。時有郭天師者。并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監軍使攜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號。旋歸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謙請於天師。初甚難之。既而敦請。主帥遂親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車輿。列旛蓋。惟謙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罄折庭中。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沴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爲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奉之愈謹。竟無其效。乃驟欲入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來。更乞至心祈請。悻然而詈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旦有所指揮。汝等咸須相稟。是非好惡。予自當之。迨曉時。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殺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恚訶責。惟謙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漂水。祠後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其上。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者如堵。時砂石流爍。忽起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士庶數千。自山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感應。深加歎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云。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觀茲天厲。將揮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監。克誠予意。豈忘復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乃賜錢五十萬。

李德裕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輔。及朝士晏語。時畏景燼曦。咸有鬱蒸之苦。軒蓋候門。已及亭午。縉紳名士。交扇不暇。時共思憩息於清涼之所。既延入小齋。不覺寬敞。四壁施設。皆有古書名畫。而炎鑠之患未已。及列坐開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凜冽。如涉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熯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察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坐末。龍皮有新羅僧得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魚扃。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贖之。又煖金帶。辟塵簪。皆希世之寶。及李南遷。悉於思溪沉溺。使崑崙沒取之。云在魴魚穴中。竟不可得矣。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僊府。有虛檻前引泉水。潑迴疏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竹間行徑。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脅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莊東南隅。卽徵土章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逸。雅好山水。李居廊廟。日以白衣累擢。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於山谷間。遠其勢也。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多以土產異物奉之。故數年之間。無所不有。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花錢。威勢之使人也。

王鮪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蠹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窗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蕪

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爾。後凡有吉凶。於鑾間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珙怪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綾緋衣。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鮪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橫取板。安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遂去。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乾。牛怒目出於外。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開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座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引於階前。背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內。珙後密詢其事。鮪終不言。

嚴士則

唐文宗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尙衣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路。徘徊巖嶂之間。數日。所齋糧糗既盡。四望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叩其門。良久。竟無出者。因窺籬隙內。見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士則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問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至今日。士則具陳奔馳陟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飲饌。

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饑。念君遠來相遇，自起於棟梁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扁豆之形，俾於藥室取鑊，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可以食矣。渴即取鑊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由宿分。自茲三十年間，無復饑渴，俗慮塵情，將澹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浮相近，倘能脫去塵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且恐迷失道路，曰：勿憂，去此三二里，與採薪者相值，可隨之而去。此至國門不遠，既出，果有人採薪路側，因問隱者姓名，竟返山，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騫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巖岫，居守盧僕射耽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周歲，即解印歸羅浮。及章甫相公出鎮江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表，時蕭相公觀風浙右，於桂樓開宴召之，唯飲酒數盃，他無所食矣。

韋顥

大中歲，韋顥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顥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顥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顥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顥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語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顥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梵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卽祀之。請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駱賓王

唐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歛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片火非衣之事。白賓王。卽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薛懷義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亂彩爲宮殿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楨蓋。又爲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填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燄衝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卽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欻起。裂血像爲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欻電霹靂。風雨暝晦。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

荆三稜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數年。不可忍。囑其子曰。吾死後。必出吾病。子從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條脯。懸之久。乾。有客竊之。其堅如骨。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爲刀。櫛子佩之。在路放馬。抽刀子割三稜草。坐其上。櫛盡消成水。客怪之。回以問同。同泣。具言之。後病狀同者。服三稜草汁多驗。

裴有敵

唐杭州刺史裴有敵。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敵更

取二姬。榮言信矣。

夏侯處信

唐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麵。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何事。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唯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于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邁賢良。贓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尙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爲已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溫州司馬卒。

王無尋

唐王無尋好博戲。善擲菹。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尋菹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潛匿不出。帝

令給使將一鷓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灑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因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天后

唐則天后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邨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

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性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

李勤

唐英公李勤爲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頷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尙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媿，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須臾引入，注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爲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客裂卻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犂地兩遍，熟概下種，鋤塹收刈，打颺訖，磗羅作麵，然後爲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卻你頭。」客大慚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熊，有客裂餅緣者，熊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饑。且擎卻客愕然。又臺使致饌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熊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今輕薄少年裂餅緣，割瓜侵瓢，以爲達官兒郎通人之所不爲也。」

柴紹弟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身近捷，躡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鞍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撚土公主面上，舉頭，卽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攀

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卽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挂地。踊身椽孔間出。

郝象賢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邱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尙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衆慚而退。寵之者。反語爲癡種也。

崔湜父子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賊污狼籍。父挾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卽遭憂。湜大怒。慚。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諂之。時崔岑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謠之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褻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娘。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鷓子簷前飛。直七百年。洗衫挂後園。乾白。

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蛭娘。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畫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氳氳。爲瀛洲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敕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鄧廉妻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尙有節婦里。

劉靖妻

唐蜀縣令劉靖妻患疾。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靖以爲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甕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文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維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臥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踪緒，或以爲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榼頭師

梁有榼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榼頭師，帝方與人棊，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使遽出而斬之。帝棊罷，曰：「喚師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卻，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所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爲沙彌時，以鑿剗地，誤斷一曲蟻，帝時爲蟻，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蕭穎士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及第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以待調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王子貞

唐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袖襦遂邀之爲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犂耳爲主人作之乃持斧繞舍求犂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所致也

蔣恆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眞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卻內鞘中眞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眞等視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眞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恆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爲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卽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恆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王瓌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

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璪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璪先令一人伏案。擗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璪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璪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飲酒令

唐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拘倒。子母者。蓋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拘盡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拘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无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犬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趁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館。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箇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其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爲僕射。懷恩撫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參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慙。請假不復出。旬日爲益州刺史。

宋之慈

唐洛陽丞宋之慈。太常主簿之間弟。羅織殺附馬王同皎。初之慈詔附張易之兄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

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見言之。每至切齒。之。憇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憇爲光祿丞。之。問爲鴻臚丞。曇爲尙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誅逆韋之後。之。憇等長流嶺南。客謂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爲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狂喜。周年之後。无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然无應。遂辭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

張易之

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簾。麕貂之褥。蛭蠱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爲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爲恆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爲衛州長史。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衆。先于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給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劇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卽於埋處。劇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爲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卽愈。余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黃綾爲袋。數十重。盛

佛像人來觀去其一重一回布施獲十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爲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時出外卽恃威權宰相之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卽來諸人命坐卽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仗內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猶詐云太子賜瓜啗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麤米飯及黃臭韭蠹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爲中書令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湜爲兵部侍郎挹爲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玄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鴆乃賜湜死年四月初湜與張說有隙說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湜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洧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衆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竄捕訪擒獲斬之於市并其黨十餘人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孝子每哭卽撒餅於地羣烏爭來食之其後數如此烏聞哭聲以爲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家貓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貓犬同時產子取貓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貓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知連理木合歡瓜麥分歧禾同穗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並是人作不足怪焉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扣刺史鄧暉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暉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暉大怒乃呼州官箠以甲間搆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悞惑矣

閻玄一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慚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慳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張昌儀

唐張昌儀爲洛陽令。恃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有一人姓薛。齎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卽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若此。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殊豔。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焉。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祕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蒸

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遠火走。渴卽飲汁。火炙痛旋轉。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係驢於小室內。爇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櫬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櫬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忍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鬻割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云狗馬報。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賊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張鷟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椎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平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椎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卽宜放卻。先知於是手面無色。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幘粗。鷟號爲飽乳犢子。

辛竇

隋辛竇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勝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竇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駁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竇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爲榮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噴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竇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魍魎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竇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竇自修捨竇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卻行無處竇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竇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張元一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遠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言之爲中霜穀束元一目爲臬坐鷹架時同州魯孔邱爲拾遺有武夫氣時人

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鷺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伏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圍賊。賂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塔驅。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杖總拋卻。騎豬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豬。對曰。騎豬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付韻與之。懿宗曰。請以奉韻。元一應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拳拳。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慚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姝。懿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慚。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臍偃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目爲端箭獅。郎中長儒子視望陽。目爲呷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

裴子雲

衡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牝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

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牯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卽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

郭正一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餘十事。錄奏。敕令長平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街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以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

張楚金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臥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匹。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鎮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或問其故。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係彥高之流也。

前定錄

鍾 輅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會。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荷家醬。中夜。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平生好鼓琴。日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爲奏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嘗欲思溫在轅門。思

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飭飭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攜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飭飭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天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卽托生多爲天曹權祿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卽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卽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尙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旣屬冥司卽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某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中呼其名時飭飭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旣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卽可

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買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來客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先生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歡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構逆。琳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

於此。若存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言狎。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污。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伴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有章疏上肅宗。卽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温州司戶而卒。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旣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旣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旣醒。具述其事。沙門法

寶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李生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埴罷黔南赴闕。取路至西川。李術士一見埴。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劾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埴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埴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至闕也。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埴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索辨博。能迴上意。事遂寢。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真介。夢中不與女子見。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

江淮水歎。宣移家河南。因求宋毫一官。將引家往。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變乎。到任半年而卒。

武殷

武殷者。鄴郡人也。嘗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誠約矣。無何。迫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特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曰。卽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旣二年。殷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氏之母。聚族謀曰。女年旣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兒有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卽鄭氏也。乃驚問。久之。言曰。某嘗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歎。知復何言。言訖。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

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般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名紹。遂改爲子元也。般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尙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般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韓滉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而至。公怒將撻。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乃曰。旣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日。遽有詔命。旣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旣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云。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於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劉邈之

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同官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門。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而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以醉臥。

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頴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頴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知或不叶。必爲所害。豫頴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臥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瓣。至暮。脹腹而卒。頴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卽拜景元爲長史。領郡務。而頴果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答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監厓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裴諤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諤。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干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諤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諤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諤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諤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諤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遂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

而莫敢發問。譖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十二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卽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顧假俸十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微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

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探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廬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門。既入見官府。卽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爲饑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尙何爲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闈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入。所見乃亡兄也。敍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懇不願往。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詰兄泣。且請去。兄

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爲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得之。」次歷幾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得知。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尙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迴，改同官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求爲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丁母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僮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赫怒，時少殷主戒唐，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珪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某月日已定，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慘其事，因問具以告之，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卽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能曆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後一旦來，而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當與子別於懷中，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

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且受一命，卽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未曾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謬。後秩滿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尙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盤鏡中。

河東記

闕名

呂羣

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麤褊，不容物。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時過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養，羣意悽悽，行次一山嶺，復歇鞍放馬，策杖尋逕，不覺數里，見杉松甚茂，臨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頗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復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植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坑傍壁上大書云：兩口加一口，卽成獸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爲異。卽去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所處。樵人曰：近並無此處，因復窺之，則不見矣。後所到衆會之所，必先訪其事，或解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之象也。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劍南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泰矣。成都人有曰南豎者，凶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旣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潛有戕殺之心，而伺便未發耳。羣至漢州，縣令爲羣致酒宴。

時羣新製一綠綾裘甚華潔。縣令方燃蠟炬。將上於臺。蠟淚數滴。污羣裘上。縣令戲曰。僕且拉君此裘。羣曰。拉則爲盜矣。復至眉州。留十餘日。冬至之夕。返宿眉西之正見寺。其下且欲害之。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侍燭不絕。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蒂蓬。願爲蝴蝶夢。飛去覓關中。題訖。吟諷久之。數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縣。縣令訪羣。羣形貌索然。謂縣令曰。某殆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足得自寬也。縣令卽爲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昇歸館中。兇奴等已於羣所寢牀下穿一坑。如羣之大深數尺。羣至。則昇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羣所攜劍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後月餘日。奴黨至成都。貨鬻衣物略盡。有一人分得綠裘。徑將北歸。却至漢州街中。鬻之。適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燭淚所污。擒而問焉。卽皆承伏。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褒中所見。如影嚮焉。

王錡

天興丞王錡。寶曆中嘗遊隴州。道憩於大樹下。解鞍藉地而寢。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見紫衣乘車從數騎。敕左右曰。屈王丞來。引錡至。則帳幄陳設已具。與錡坐語良久。錡不知所呼。每承言卽徘徊鹵莽。紫衣覺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謂爲王耳。錡曰。未諭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爲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駕。某爲羣小所搆。橫被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功害民。配守吳嶽。當時吳山有嶽號。衆咸謂某爲王。其後嶽職却歸於華山。某罰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無所主管。但守空

山人跡所稀。寂寞頗甚。又緣已被虛名。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錡曰。某名跡幽沉。質性孱懦。幸蒙一顧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緣奉慕。願展風儀。何幸遽垂厚意。誠有事。則又如何。錡曰。幸甚。恬曰。久閒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馬處處有主。不可奪他權柄。此後三年。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必奉託者。可致紙錢萬張。某以此藉手。方諧矣。錡許諾而寤。流汗霰霰。乃市紙萬張。以焚之。及大和四年。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溫造。誅其兇黨八百人。

李敏求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內無家。終鮮兄弟。姻屬。栖栖丐食。殆無生意。大和初。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覺形魂相離。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漸涉邱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無異人間。但不知是何處。良久。望見一城壁。即趨就之。復見人物甚衆。呵呼往來。車馬繁鬧。俄有白衣人走來拜敏求。敏求曰。爾非我舊傭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年前所使張岸也。是時隨從二郎涇州。岸不幸身先犬馬耳。又問曰。爾何所事。岸對曰。自到此來。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驅使。柳十八郎。今見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貴重。每日判決繁多。造次不可得見。二郎豈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來。今事須見他。岸請先入啓白。須臾。張岸復出。引敏求入大衙門。正北有大廳屋。丹楹粉壁。壯麗窮極。又過西廡下一橫門。門外多是著黃衫。慘綠衫人。又見著緋紫端簡而偵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牆者。有被枷鎖牽制於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窺覷門中而將入者。如叢約數百人。敏求將入門。張岸揮手於其衆曰。官客來。其人一時俛首開路。俄然謁者揖敏求入。見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於階下。敏求趨拜訖。仰視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顧敏求。

大驚。未合與足下相見。乃揖登席。綢繆敍話。不異平生。泐曰：幽顯殊途。今日吾人此來。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攝否。僕幸居此處。當爲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泐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窮薄。故人當要路。不能相發揮乎。泐曰：假使公在世間作官職。豈可將他公事從其私欲乎。苟有此圖。謫罰無容逃遁矣。然要知祿命非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黃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數年行止之事。敏求卽隨吏。却出過大廳東。別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約六七間。窗戶盡啟。滿屋唯是大書架。置黃白紙書簿。各題籤牒。行列不知紀極。其吏止於一架。抽出一卷文。似手葉。却數十紙。卽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側注朱字。其錢以伊宰賣莊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讀至此。吏復掩之。敏求懇請見其餘。吏固不許。卽被引出。又過一門。門扇斜開。敏求傾首窺之。見四合大屋。屋內盡有牀榻。上各有銅印數百顆。雜以赤斑蛇。大小數百餘。更無他物。敏求問吏。用此何爲。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處。柳謂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誤足下歸計。握手敍別。又謂敏求曰：此間甚難得揚州氈帽子。他日請致一枚。卽顧謂張岸。可將一兩箇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馬。遠二郎歸。不得妄引經過。恐動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卽乘所借馬。馬疾如風。二人引頭。張岸控轡。須臾到一處。天地漆黑。張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卽如夢覺。於時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從此遂不復有舉心。後數月窮飢益不堪。敏求數年前曾被伊慎諸子求爲妹壻。時方以修進爲己任。不然納之。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卽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適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貨城南一莊。得錢一千貫。悉將分給五妹爲資裝。

敏求既成婚。卽時領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貧。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獲錢二百四十貫。無差矣。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參選。三年春。授鄧州向城尉。任官數月。閒步縣城外。壞垣藁莽之中。見一古碑。文字磨滅不可識。敏求偶令灑去苔蘚。細辨其題篆云。晉張衡碑。因悟食祿張平子。何其昭昭歟。

申屠澄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濮州什邠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衝雪寒甚。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乞宿於此。父嫗曰。苟不以蓬室爲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幃焉。其女見客。更修容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倍昔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數杯。以禦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卽巡行。澄當婪尾。澄因曰。座上尙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子卽回眸斜睨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卽牽裙使坐於側。澄始欲探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蓋曰。請徵書語。意屬目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復令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某雖寒賤。亦嘗嬌保之。頗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先不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敢惜。卽以爲託。澄遂修子壻之禮。祛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焉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隣。又復

湫盜不足以久留。女既事君，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別。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浹，其於厚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廝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一篇，曰：「官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卽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卽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潛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皆由前定。後二十餘日後，至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其妻卽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尙在耶。」披之卽變爲虎，哮吼擎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段何

進士段何，賃居客戶里。大和八年夏，臥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櫛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嘯傲立于何前。熟顧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笑曰：「某舉子貧寒，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中外清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矣。』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壁輿，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階前。

媒者又引入閣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來都不爲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顧媒又曰縱無意收探第試一觀如是說諭再三何終不應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與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姪娘相託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末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

韋浦

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闕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鞭轡之任願備門下厮養卒浦視之衣甚垢而神采爽逸因謂曰爾何從而至對曰某早蒙馮六郎職在河中歲月頗多給事亦勤甚見親任昨六郎絳州軒轅四郎同至此求卜判官買腰帶某於其下丐茶酒直遂共言語相及六郎謂某有所欺斥留於此某傭賤復渺資用非有符牒不能越關禁伏知二十二郎將西去某因而獲歸爲願足矣或不棄頑下終賜鞭驅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許之食畢乃行十數里承順指顧無不先意浦極謂得人俄而憩於茶肆有扁乘數十適至方解轅縱牛齧草路左歸趨過牛羣以手批一牛足牛卽鳴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見遽將求醫歸謂曰吾常爲獸醫爲爾療此牛卽於牆下捻碎土少許傅牛脚上因疾驅數十步牛遂如故衆皆興嘆其主乃買茶二斤卽進於浦曰庸奴幸蒙見諾思以薄伎所獲傲獻芹者浦益憐之次於潼關主人有稚兒戲於門下乃見歸以手挫其背稚兒卽驚悶絕食頃不寤主人曰是狀爲中惡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則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傳語主人此客鬼爲祟吾且錄之矣言其狀與服色真歸也又曰若以蘭湯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兒立愈浦見歸所爲已惡

之。及巫者有說。呼則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旁忽見元昶破敝紫衫。有若負而顧。步甚重。曰。某不敢以爲羞恥。便不見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復言。已見責於華嶽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卽金天也。某爲此界。不果閑行。受笞至重。方見二十二郎。到京當得本處縣令。無足憂也。他日亦此佇還車耳。浦云。爾前所說馮六郎等。豈皆人也。歸曰。馮六郎名夷。卽河伯。軒轅天子之愛子也。卞判官名和。卽昔別足者也。善別寶。地府以爲荆山玉。使判官軒轅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馮六郎意。今日連蹟。實此之由。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故黃帝四子。軒轅四郎。卽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選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雖無所覩。臍蠻如有物焉。

韋丹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鼃。長數尺。置於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旣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韋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韋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韋良久思量。知聞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但爲某決窮途。胡蘆曰。我焉知君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卽吾師也。往當自詳之。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卽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數十步。從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製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鬢數人。皆極殊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而有一老

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革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急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韋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此。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爲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効耳。韋乃矍然。知其龜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流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卽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韋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授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阜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阜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變。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旦樹忽生花。韋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韋遇元長史也。頗怪異之。後每過東路。卽於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者。安有中橋之患。胡蘆曰。述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螭蟠。皆一時不免也。又何異焉。

韓弁

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蕃戎背信。掌書記韓弁遇害。弁素與樸陽尉李績友。因晝寢。忽夢弁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勉如平生。謂績曰。今從禿髮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問來奉詣耳。別後有一詩奉呈。悲吟曰。我有敵國讎。無人可爲雪。每至秦隴頭。遊魂自嗚咽。臨別謂績

曰。吾久飢渴。君至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爲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盡矣。續許之。及寤。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觀之。時貞元四年。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牀榻者累年。曉夜不堪痛楚。佩卽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常樂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彥伯聲勢重。造次不可一見。佩日往祈請焉。半年餘。乃許。與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來。佩候望於門。心搖目斷。日旣漸晚。佩益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來。請問之。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旣被顧問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伯所能。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得如此。請以身爲僕隸。相酬。佩卽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瘳。遂引婦人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一家歡躍。競持所有金帛。以遺婦人。婦人曰。此猶未也。當要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爲天師再生。未知何階。上答全德。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爲天師奴。今反得爲丈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粧奩中。取藥一刀圭。以和進母。母入口。積年諸苦。釋然頓平。卽具六禮。納爲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卽請一歸本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卽終固辭拒。唯乘舊馬。從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踪跡。初且欲順適其意。不能究尋。後旣多時。頗以爲異。一日伺

其將出。佩卽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不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穀。瀝酒祭地。卽見婦人下馬。就接而飲之。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卽變爲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地。巫者隨指其處曰。此可以爲穴。事畢。卽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歸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異。爲之奈何。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僮傳語佩曰。妾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爲君婦。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爲夫婦。今旣見疑。便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孝恭李諮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長須在京城中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終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祜太薄。向使娘子長爲妻。九郎一家皆爲地仙矣。盧佩第九也。

党國清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駘廟。在汾水旁。元和中。王愕鎮河東時。有里民党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謂國清曰。臺駘神召汝。隨之而去。出都門行二十里。至臺駘神廟。廟門外有吏卒數十。被甲執兵。羅列左右。國清恐悸不敢進。使者曰。子無懼。已而入謁。見有兵士百餘人。傳導甚嚴。旣再拜。臺駘神召國清升階。曰。吾廟宇墮漏。風日飄損。每天雨。卽吾之衣裾几席沾濕。且爾爲吾塞其罅隙。無使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塗登廟舍。盡補其漏。旣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門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俄見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障者數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

御白馬。儀狀魁偉。殿後者最衆。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食於李氏之門。今夕故先謁吾君於廟耳。國清與使者俱入城門。忽覺目皆微慘。以手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几上有屋壞泄雨之跡。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聞道西村堡中有簫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國清訊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嘗爲衙將。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於鴈門郡。鴈門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禱其廟。願得生還。近者以赦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所佑。於是醮之。果與國清夢同也。

葉靜能

唐汝陽王好飲。終日不亂。客有至者。莫不留連旦夕。時術士葉靜能常過焉。王彊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爲王飲客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與之言也。明且有投刺曰。道士常持滿。王引入。長二尺。旣坐。談胚渾至道。次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時人事。經傳子史。歷歷如指諸掌焉。王哇口不能對。旣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話淺近諧戲之事。王則愜然謂曰。觀師風度。亦常飲酒乎。持滿曰。唯所命耳。王卽令左右行酒。已數巡。持滿曰。此不足爲飲也。請移大器中。與王自挹而飲之。量止則已。不亦樂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醪數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飲之。王飲中醺然而持滿固不擾。風韻轉高。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觀師量殊未可足。請更進之。持滿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見彊。乃復盡一杯。忽倒視之。則一大酒榼。受五斗焉。

李知微

李知微曠達士也。嘉遯自高。博通書史。至於古今成敗。無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衣服車乘。導從呵喝。如有位者。聚立於古槐之下。知微側立屏氣。伺其所爲。東復有坵垣數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悉稍長。諸小人方理事之狀。須臾。小人皆趨入穴中。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爲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爲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爲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爲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爲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爲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爲遊仙使者。一人曰。某當爲東垣執戟。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喜者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請所欲。長者立盼視。不復有詞。有似唯頷而已。食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大爲諸子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羣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

蘊都師

經行寺僧行蘊。爲其寺都僧。嘗及初秋。將備盂蘭會。洒掃堂殿。齊整佛事。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謂所使家人曰。世間女人。有似此者。我以爲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蘊都師不知悟也。卽應曰。官家法禁極嚴。今寺門已閉。夫人何從至此。旣開門。蓮花及一從婢。妖資麗質。妙絕無倫。謂蘊都師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親奉大圓正智。不謂今日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爲人。當奉執巾鉢。朝來之意。豈遽忘耶。蘊都師曰。某信愚昧。常獲僧戒。素非省相識。何嘗見夫人。遂相給也。對曰。師朝來佛前見我。謂家人曰。儻貌類我。將以爲婦。言猶在耳。我感師此言。誠願委質。因

自袖中出。化生曰：豈相給乎？蘊師悟非人。迴惶之際，蓮花卽顧侍婢曰：露仙可備帷幄。露仙乃陳設寢處，皆極華美。蘊雖該異，然心亦喜之。謂蓮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蓮花大笑曰：某天人，豈凡識所及？且終不以累師。遂綢繆敍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等猶潛聽伺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冤楚頗極。遽引燈照之，至則拒戶闔，禁不可發。但聞齧牙齧舌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而大罵曰：賊秃奴，遣爾辭家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於是馳告寺衆，壞垣以窺之。乃二夜叉也。鋸牙植髮，長比巨人。哮叫拏攫，騰蹕而出。後僧見佛座壁上有二晝夜叉，正類所覩，唇吻間猶有血痕焉。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湖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卽急命衫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嚴見澥之所爲，不覺懷然，亦皆胼蠻，如有所視。澥卽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爲。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鎧，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

許琛

王潛之鎮江陵也。使院書手許琛。因直宿。二更後暴卒。至五更。又蘇。謂其儕曰。初見二人黃衫。急呼出使院門。因被領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荆棘榛莽之中。微有逕路。須臾至一所。楔門高廣各三丈餘。橫楣上大字書。標榜曰。鴉鳴國。二人卽領琛入此門。門內氣黯慘。如人間黃昏已後。兼無城壁屋宇。唯有古槐萬萬株。樹上羣鴉鳴噪。咫尺不聞人聲。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許。方過其處。又領到一城壁。曹署牙門極偉。亦甚嚴肅。二人卽領過曰。追得取烏人到。廳上有一紫衣官人。據案而坐。問琛曰。爾解取鴉否。琛卽訴曰。某父兄弟少小。皆在使院。執行文案。實不業取鴉。官人卽怒。因謂二領者曰。何得亂次追人。吏良久。惶懼伏罪曰。實是誤。官人顧琛曰。卽放却。還去。又於官人所坐牀榻之東。復有一紫衣人。身長大。黑色。以綿包頭。似有所傷者。西向坐大繩牀。顧見琛。訖。遂謂當案官人曰。要共此人略語。卽近副塔立。呼琛曰。爾豈不卽歸耶。見王僕射爲我云。武相公傳語僕射。深愧每惠錢物。然皆碎惡。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萬張紙錢。望求好紙燒之。燒時勿令人觸。至此卽完全矣。且與僕射不久相見。言訖。琛唱喏。走出門外。復見二使者。却領迴云。我誤追你來。幾不得脫。然君喜當取別路歸也。琛問所捕鴉何用。二人曰。此國周遞數百里。其間日月所不及。終日昏暗。常以鴉鳴知晝夜。是雖禽鳥。亦有譴罰。其陽道限滿者。卽捕來。以備此中鳴噪耳。又問曰。鴉鳴國空地奚爲。二人曰。人死則有鬼。鬼復有死。若無此地。何以處之。初琛死也。已聞於潛。旣蘇。復報之。潛問其故。琛所見卽具陳。白潛聞之。甚惡。卽相見之說。然問其形狀。真武相也。潛與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於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報之。由是以琛言可驗。遂市藤紙十萬張。以如其請。琛之鄰而姓許名琛者。卽此夕五更暴卒焉。時元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僕射亡矣。

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邊上從事魏式。暴卒於長安延福里沈氏私廟中。前二日之夕。勝業里有司門令史辛察者。忽患頭痛而絕。心上微暖。初見有黃衫人。就其牀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顧本身。則已殭矣。其妻兒等方抱持號泣。噴水灸灼。一家倉惶。察心甚惡之。而不覺隨黃衣吏去矣。至門外。黃衫人踟躕良久。謂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錢二千緡。便當相捨。察曰。某素貧。何由致此。黃衫曰。紙錢也。遂相與却入庭際。大呼其妻數聲。皆不應。黃衫哂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達語求錢。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察見紙錢燒訖。皆化爲銅錢。黃衫乃次第抽拽積之。又謂察曰。一等爲惠。請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餘步。有一力車傭載者。亦常往來。遂與黃衫俱詣其門。門卽閉關矣。察叩之。車者出曰。夜已久。安得來耶。察曰。有客要相顧載錢。至延平門外。車曰。諾。卽來裝其錢訖。察將不行。黃衫又邀曰。請相送至城門。三人相引。部領歷城西街。抵長興西南而行。時落月輝輝。鐘鼓將動。黃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當且止延福沈氏廟。遂巡至焉。其門亦閉。黃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餘。紫裙白襦。自出應門。黃衫謝曰。夫人幸勿怪。某後日當有公事。方來此廟中。今有少錢。未可遽提去。請借一隙處暫貯收之。後日公事了。卽當般取。女人許之。察與黃衫及車人共般置其錢於廟西北角。又於戶外見有葦席數領。遂取之覆。纔畢。天色方曉。黃衫辭謝而去。察與車者相隨歸至家。見其身猶爲家人等抱持。灸療如故。不覺形神合而蘇。良久。思如夢非夢。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惡。作君語。索六百張紙作錢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頗驚異。遽至車子家。車家見察曰。君來正解夢耳。夜來所夢。不似尋常。分明自

君家別與黃衫人載一車子錢。至延福沈氏廟。歷歷如在目前。察愈驚駭。復與車子偕往沈氏廟。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卽於廟西北角。見一兩片蘆席。其下紙縑存焉。察與車夫皆識。夜來致錢之所。卽訪女人守門者。曰：廟中但有魏侍御於此。無他人也。沈氏有臧獲。亦住廟旁。聞語其事及形狀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聞打門聲。使候之。卽無所見。如是者三四。式意謂之盜。明日宣言於縣胥。求備之。其日式夜邀客爲煎餅。食訖而卒。察欲驗黃衫所言公事。嘗自於其側偵之。至是果然矣。

盧從事

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常有銜檠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槽櫪。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黑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二百貫。時通兒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爲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債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十數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羣馬中。卽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櫪。于茲五六年。其心省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驚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愛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

然記備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賣此馬者。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驥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齧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六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已上。請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故軍將曰。嘻。七十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謁糞貨爲鞵繼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自良卽詣軍門。自上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累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縱鷹逐一狐。狐挺入古壙中。鷹相隨之。自良卽下馬。乘勢跳入壙中。深三丈許。其間朗明如燭。見塲場上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良因掣得文書。不復有他物矣。遂臂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留文書。當有厚報。自良不應。乃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日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良。自良曰。仙師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裨將耳。某能三年內致本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卽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節玉童白鶴。徘徊空

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可不見乎。此豈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時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燧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秩崇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良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鎮。誰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記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將校常有耆舊功勳者。自良後輩。素所未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浹背。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自良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也。

乾隲子

溫庭筠

韋乾度

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刺首除伊闕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爲刺頭。僧孺心甚有所訝。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尙不知之。子何怪焉。

趙存

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九十。服精朮之藥。體甚輕健。自云父諱君乘。亦享遐壽。嘗事堯公陸象先。言堯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測度。堯公崇信內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梁。百歲之後。吾固當與汝等。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數勝汝。及爲馮翊太守。參軍等多

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努眼眶衝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共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爲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軍曰爾所爲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爲所輸之費其第二參軍便爲之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爲戲笑其第三參軍又曰爾之所爲絕易吾能於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爲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參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爲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爲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兒等笑具我豈爲笑哉初房瑄嘗尉馮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於廣衢相遇避馬遲瑄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瑄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瑄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官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後數年瑄爲弘農湖城令移攝閩鄉值象先自江東徵入次閩鄉日中遇瑄留迨至昏黑瑄不敢言忽謂瑄曰攜衾襪來可以賓話瑄從之竟不交一言到闕日薦瑄爲監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瑄在馮翊兄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因途次會不交一詞到闕薦爲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瑄爲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以爲用之班行間大伏其量矣

哥舒翰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

殺盡更策兩重濠。時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贖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又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摔於庭。數其事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却賜擢尸。更令翰決尸一百。

梁仲朋

葉縣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莊。常朝往夕歸。大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藁林。皆植白楊。是時秋景落木。仲朋跨馬及此。二更聞林間械械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便入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斛栲栳。大毛黑色。頭便似人。眼射如珠。便呼仲朋爲弟。謂仲朋曰。弟懼頗有羶羶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門外。見人家未寐。有燈火光。其怪歛飛東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說。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於庭命酌。或嘯或吟。因語前夕之事。其怪忽從屋脊上飛下來。謂仲朋曰。弟說老兄何事也。於是小大走散。獨留仲朋云。爲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細視之。頸下有瘰子。如生瓜大。飛翹是雙耳。又是翹鼻。鳥毛斗輻。大如鵝卵。飲數斗酒。醉於盃筵上。如睡着。仲朋潛起。礪闊刃。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卻映屋脊不復見。庭中血滿。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

曹朗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云其價八萬。貌甚美。其家皆憐之。至秋受代。令朗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逼冬至。朗緣新堂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

間窗下有一榻。新設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簾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充庫。一房卽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廚。至除前一日。朗姊妹及親。皆辦奠祝之用。鑊中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十餘斤。妹作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惰寢。遂召之。至又無所執作。朗怒。笞之。便云頭痛。忽有大塲飛下。幾中朗親。俄又一大塲擊油鑊。於是驚散。廚中食器亂在階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扁堂門。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諭其怪。朗取炭數斤。燃火。俄又空中轟揚之聲。火又空中上下。忽見東窗下。牀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袴。跪於牀。以効人碾茶。朗走起。擒之。遽屋不及。遂巡匿。廬廢積中。朗又踏之。啾然有聲。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鷄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於西室。朗召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臯前。因節且來。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具茶酒引之。與求臯近文曰。吾元和初遊上元瓦棺閣。第二層西隅壁上。題詩一首。朗苦請臯曰。方心事無。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錄之。足下之祟。非吾所爲。其人不遠。但問他人。常自知。朗遂白顧道士捨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脈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拜唯。稱不由己。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容身。常於諸寺。紉針以食。後有包山道士。申屠干齡過。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戶共買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廟。後爲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人戶賣與曹時。用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巢於其臂。東吳人盡知其事。

王諸

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甥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籌左綿等事。盈並爲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甥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慧。不欲託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卽某之望也。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固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纁幣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於左綿。是時勵方典邛商。諸往覲焉。勵遂責諸浪跡。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舅。勵曰。吾小女寬柔。欲與汝重親。必容汝舊納者。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旣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鏗與諸江陵卜居。兼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鏗方買一宅修葺。停午。諸忽夢陳氏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奈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聳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鼈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鏗於東廂寐。亦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峽。鏗與諸偶坐。方訝其事。其夜二人夢復如前。鏗甚慙。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說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爲其兄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喑鳴而卒。諸亦蕩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廂。見一女人姿狀卽陳氏也。諸流眄久之。其婦又慙勸瞻矚。問僮僕云。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爲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屍于磧。遇鄂州迴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甦。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誕二子矣。諸由是疑負崔氏之冤。入

羅浮山而爲頭陀僧矣。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清。以紙裹。候具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

孟姬

彭城劉頗。常謂子壻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店。店東壁貞元末有孟姬。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媼店。見有一媼。年只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胃曹名士廣。其姬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媼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卽問媼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爲妻。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邠涇岐蒲是焉。吾夫張。爲汾陽所任。請重衣賜。常在汾陽左右。嘗之貌酷相類。吾嘗卒。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衣冠。投名爲警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榮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頗每心記之。與子壻王勝。話人間之異者。

嚴振

德宗鑿駕之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爲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見旌旗蔽野。上心方駭。謂泚兵有諳疾路者。透秦嶺而要焉。俄見梁帥嚴振。具橐鞬拜御馬前。具言君臣亂離。嗚咽流涕。上大喜。口敕昇獎。令振上馬前去。與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少。聲氣抑揚。乃曰。嚴振合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責以儒生不達時變。煙塵時須姑息。戎帥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振爲臣子之節。上深嘉歎。振聞特拜謝映。時議許映。

張弘讓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爲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具。復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息。冬十月。其妻忽思湯餅。弘讓與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徵妻爲饌。弘讓乃去。士徵妻饌熟。就牀欲進。忽見弘讓妻自額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諸鄰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日又非昏暝。二婦素無嫌怨。遂爲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中婦悲泣云。某被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某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營居後小圃中。有一李樹。婦云。君今速爲某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屍簿下。弘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屍。比弘讓拳曲。持半屍到牀。王氏聲聲云。勘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力與合之。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饘粥。弘讓以飲灌其喉。盡

一盃。又云。具無相問七日。則泯如舊。但自頤及脊徹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胸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數子。此故友龐子肅親見其事。

薛弘機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弘機。營蝸舍渭河之隈。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焉。盛以紙囊。逐其驅而歸之。常於座隅題其詞曰。夫人之計。將徇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於衆。亦不可。人生實難。唯在虛中行道耳。居一日。殘陽西頽。霜風入戶。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瓌古。隆準龐眉。方口廣頰。嶷然四皓之比。衣阜霞裘。長揖薛弘機曰。足下性尙幽遁。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遙。嚮慕足下操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卽便歌吟。清夜將艾。云。漢興。叔孫爲禮。何得以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圓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機好易。因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書禮樂。及春秋。而亡於易。其實五說是道之難。弘機甚喜此論。言訖辭去。率颯有聲。弘機望之。隱隱然丈餘而沒。後問諸鄰。悉無此色。弘機苦思藏經。又不知所尋。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微聞朽薪之氣。藏經隱。至明年五月。又來。乃謂弘機曰。知音難逢。日月易失。心親道曠。室邇人遐。吾有一絕相贈。請君記焉。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訖。情意搔然。不復從容。出門而逝。遂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爲烈風所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弘機往收之。多爲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弘機歎曰。藏經之謂乎。建中年事。

苑誦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誦。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因見誦名。曰秀才之名。雖字不同。且難於尚書前爲體。如何。會誦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遑。遽將名入。胄喜曰。苑大來矣。屈入。誦半庭。胄見貌異。及坐。揖曰。足下第幾。誦對曰。第四。胄曰。與苑大遠近。誦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誦曰。家兄也。名論。公庭將吏。於是皆笑。及引坐。乃陳本名名誦。旣逡巡於使院。俄而遠近悉知。

裴樞

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開元二十一年春。開河漕以贍國用。上深嘉納之。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處分親。故中舉人否。其親指樞。邕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卽應聲曰。媿子失言。因舉酒。灑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絕跡匿形。不履人世。其親決責。令拜謝。邕樞竟不屈。永泰二年。賈至侍郎知舉。樞一舉而登選。後大曆二年。薛邕方知舉。樞及第後歸丹陽里。不與雜流交通。及韋元甫除此州。計到郡之明日。合來拜其親。元甫至丹陽之明日。專使送衣服書狀信物。樞怒言不納。後三日。元甫親擁騎到樞別業。樞戒其僕不令報。久停。元甫車徒不得進。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須與軍吏監車相識。遽此深責。未敢當也。親乃遣女奴傳語。延元甫就聽事。置酒。元甫陳以公事。樞方出歡話。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掉小舟。唯領一卯歲女僮。時方寒。衣服單敝。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卽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起謝。丹曰。某爲飢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闕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駭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疎脫。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卽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頤旨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

陳義郎

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歸。娶郭惜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爽交結相誓。唐天寶中。彝爽調集受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纈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爲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達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卽不忘息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爲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擊彝爽。碎顙擠之於淩湍之中。伴號哭云。某內逼北迴。見馬驚踐。長官殂矣。今將何之。一夜會喪。爽妻及僕御致酒。感勵。茂方曰。事旣如此。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速可

歸北。卽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於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旣而學成。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園之存沒。塗次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祕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下第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以三鄉媪所對。及問年狀。卽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爲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寢。乃斷吭。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卽侍母東歸。其姑尙存。且敘契闊。取衫子驗之。歔歔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竇父

扶風竇父。年十三。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尙書交閑廐使宮苑使。於嘉會坊有廟院。又親與張敬立任安州長史。得替歸城。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齋十數輛。散甥姪。競取之。唯父獨不取。俄而所餘之一輛。又稍大。諸甥姪之剩者。父再拜而受之。敬立問其故。父不對。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斤。密貯之。潛於鍛爐。作三枝小錘。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父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父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錘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幕布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

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長三尺餘。又遂持斧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間下者二尺。作團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自此幣帛布裘百結。日歎食而已。遂買蜀青麻布百錢。箇疋四尺而裁之。雇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輛。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於崇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於廟中。然後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買油澁數石。雇庖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節之。合槐子油澁。令役人日夜加功。爛擣候相乳。尺悉看堪爲挺。從日中熟出。命工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塏之得萬餘條。號爲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燼重。桂巷無車輪。又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汙之地。目曰小海池。爲旗亭之內。衆穢所聚。又遂求買之。其主不測。又酬錢三萬。旣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遠池設六七鋪。制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爲寶家店。又嘗有胡人米亮。因

飢寒。父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問。異日父見亮。哀其飢寒。又與錢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謂人曰。亮終有所報。大郎父方閒居。無何亮且至。謂父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文。大郎速買之。又西市橫坊。鏤錢盈餘。卽依直出錢市之。書契曰。亮與父曰。亮攻於覽玉。嘗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搗衣砧。真于闐玉。大郎且立致富矣。父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銖二十副。每副百錢。三千貫文。遂令琢成。果得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鬻之。又計獲錢數十萬貫。其宅井元契。父遂與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凶甚。直二百千。父買之。築園打牆。拆其瓦木。各塚一處。就耕之。太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樓。常下瞰焉。晟欲併之。爲擊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父欲買之。父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候晟休沐日。遂具宅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所見此地寬閒。其中可以爲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悅。私謂父不要某微力乎。父曰。無敢望。猶恐後有緩急。再來投告。令公。晟益知重父。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獻晟。晟獻馬。荷父之所惠。父乃於兩市選大商產巨萬者。得五六人。遂問之。君豈不有子弟。嬰諸道。及在京職事否。賈客僉語父曰。大郎忽與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術。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萬貫文。父因懷諸賈客子弟名。謁晟。皆認爲親故。晟忻然覽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父又獲錢數萬。崇賢里有中郎將曹遂興。堂下生一大樹。遂興每患其經年枝葉有礙庭宇。伐之又恐損堂室。父因訪遂興。指其樹曰。中郎何不去之。遂興答曰。誠有礙耳。因慮根深本固。恐損所居室宇。父遂請買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有損。當令樹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錢五千文。以納中郎。與斧鉞匠人議伐其樹。自稍及

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厚與其直。因選就衆材。及陸博局數百。鬻於本行。又計利百餘倍。其精幹率是類也。後又年老無子。分其見在財等。與諸熟識親友。至其餘產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常住法安上人。經管。不揀日時。供擬其錢。亦不計利。又卒時。年八旬餘。京城和會里有邸第。姪宗親居焉。諸孫尙在。

陽城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居陝州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莞篔布衾。熙熙怡怡。難名其室。後遇歲荒。屏跡不與同里往來。懼於求也。或採桑榆之皮屑。以爲粥。講論詩書。未嘗暫輟。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協心。蓋管寧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於餓禽。後里人竊令於中戶致糠覈十數盃。乃就地食焉。他日山東諸侯聞其高義。發使寄五百縑。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標於屋隅。未嘗啓緘。無何有節士鄭俶者。迫於營舉。投人不應。因途經其門。往謁之。俶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時。問俶所之。及其瘠瘁之端。俶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諸侯近賜物。無所用。輒助足下人子終身之道。俶固讓。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讓焉。俶對曰。君子旣施不次之恩。某願終志。後爲奴僕償之。遂去。俶東洛塋事罷。杖歸城。以副前約。城曰。子奚如是。苟無他繫。同志爲學可也。何必云役。已以相依。俶泣涕曰。若然者。微軀何幸。俶於記覽苦不長。月餘。城令諷毛詩。雖不輟尋讀。及與之討論。如水投石也。俶大慚。城曰。子之學與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邪。今所止阜北有高顯茅齋。子可自翫習也。俶甚喜。遽遷之。復經月餘。城訪之。與論國風。俶雖加功。竟不能往。復一辭。城方出。未三二十步。俶縊於梁下。供餼童窺之。驚以告城。城慟哭。若裂支體。乃命都兒將酒奠之。及作文親致祭。自咎不敏。我雖不殺俶。俶因我而死。自脫衣令僕夫負之。都

兒有櫛楚十五。仍服緦麻厚瘞之。由是爲縉紳之所推重。後居諫議大夫時。極諫。斐延齡不合爲國相。其言至懇。唐史書之。及出守江華都。日炊米兩斛。魚羹一大鬲。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甌。樺杓。有類中衢罇也。

定命錄

呂道生

賣餽媼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怒。屢加咎責。周乃拂衣南遊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餽媼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媼之初賣餽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取爲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并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媼亦爲夫人。後爲吏部尙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

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官。至華陰縣。官令車三見。誑云李益。車云初不見公。食祿。諸公云應緣不道實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愛華陰縣。車云得此官在。但見公無此祿。如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翹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沒。李蒙士南等。並被沒溺而死。

楊素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以姪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三板。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胸前爲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鑒。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坐。奴見火炬甚多。侍衛亦衆。有人持繖蓋。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爲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炙在手中。心袁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炙掌損。遂遣滅却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祕書監。張嘉貞之任宰相也。有人訴之。自慮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爲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爲不離台座。及敕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爲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秉節鉞。守珪蹶蹶。不意

如此。下階級。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爲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爲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都不恨之。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某亦不發憤自達。乃遺其財物。使療病。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馬詮作書。薦與蘇州刺史李無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輅。李無言遣日暮引入宅。無言乃著黃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無言。與相抵對。梁子謂客云。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祿。又聞黃衣語。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豈看未審。無言信之。乃以實對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惡奏。君視如何。梁云。公卽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爲睦州刺史。無言贈錢二百貫。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爲公作一法。禳之。公當須噴責某。云是妄語。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無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請。無言悶默而從之。明早。李公當衙決梁子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無言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恨云。忘卻他不遣家內知。俄而梁子叩鈴請見。無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旣彊與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貫。以充家資。取之必無事。無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貫錢而死。梁十二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卽免。盧不之信。不與是錢。至某年。盧果因蒲博賭賽。莊宅等並盡。

程行誡

程行誡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侮之。後有一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諸君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

僕射有厄。皆不之信。於時行謔。妹夫新授絳州一縣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惡。老人見云。夫人壻今已病。去絳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憂悶便發。去州八十里。凶問果至。程公後爲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

魏元忠

相國魏元忠。與禮部尙書鄭惟忠。皆宋人。咸負材器。少相友善。年將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見之。異禮相接。自謂曰。古人稱方以類聚。信乎。魏公當位極人臣。聲名烜赫。執心忠饗。直諒不回。必作棟幹。爲國元輔。貴則貴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爲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謂鄭公曰。足下金章紫綬。命祿無涯。旣入三品。亦升八座。官無貶黜。壽復遐長。元忠復請曰。祿始何歲。秩終何地。對曰。今年若獻書。祿斯進矣。罷相之後。出巡江徼。秩將終矣。遂以其年於涼宮上書陳事。久無進止。糧盡卻歸。路逢故人。惠以縑帛。卻至涼宮。已有恩敕。召入拜校書。後遷中丞大夫。中間忤旨犯權。累遭譴責。下獄窮問。每欲引決。輒憶相者之言。復自寬解。但益骯髒言事。未嘗屈其志。而抑其辭。終免於禍。而登宰輔焉。自僕射竄謫於南郡。江行數日。病困。乃曰。吾終此乎。果卒。

安祿山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閒觀石。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豬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爲韓公張仁願帳下。走使之。吏仁願常令祿山洗脚。仁願脚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

竊窺之。仁願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色黑而加，亦竟不知其何祥也。仁願觀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寵薦焉。」

裴光庭

姚元崇開元初爲中書令，有善相者來見元崇，令密於朝堂目諸官，後當爲宰相者，見裴光庭、白之。時光庭爲武官，姚公命至宅與語，復使相者於堂中垂簾重審焉。光庭旣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與裴君言，非應務之士，詞學又寡，寧有其祿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僕之所述者命也。才與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後裴公果爲宰相數年，及在廟堂，亦稱名相。

馬祿師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璿與縣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生云：「三人俱貴達。大李少府位極人臣，聲名振耀南省，官無不虛任。三入中書，小李少府亦有清資，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沉，晚達亦大富貴。從今後十年，家有大難，兄弟並流，唯公與一弟獲全。又十年之後，方卻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當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時，爲其斷割。後璿離長安任，作祕書郎，則天旣貴，皇后王氏破滅，蕭璿是其外姻，舉家流竄，兄弟六人，配向嶺南。唯璿與弟瑗配遼東，無何有處置，流移使出嶺南者俱死。唯遼東者獲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餘年，至神龍初，方蒙洗滌。其時李嶠作相，於街中忽逢璿，使人問是蕭祕書耶？因謂之曰：「公豈忘武功馬生之言乎？」於是擢用。時小李少府作刑部員外，判還其家。蕭公竟歷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餘政。」

李含章

崔圓徵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後官更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實食封五百戶。又間當作司勳員外。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臺入省。公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在鎗槊中行。後當大貴。無何爲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劍南節度留後。入劍門後。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勳業。崔初入蜀。常於親知自說如此。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相。霍已爲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卻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耶。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復發。初更作官職。後還於舊處坐。壽將百歲。終以餒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之南。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乘船渡海。遇浪漂沒。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草。

中板上一長釘刺脊上深入數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來此渚中聞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與踏血拔釘良久乃活問其姓名云是舊宰相衆人哀之濟以糧食隨路求乞於船上臥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令史喚與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收錄乃還選曹以舊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著碧則天見而識之問得何官具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赤尉及引謝之日又敕與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子姪並死唯獨一身病臥在牀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既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矣

姜皎

姜皎之未貴也好弋獵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云公大富貴姜曰如何得富貴僧曰見真人即富貴矣姜曰何時得見真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即見真人姜手臂一鷄子直二十千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爲臨淄王見鷄子識之曰此是某之鷄子否姜云是因相隨獵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至姜問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天子來姜笑曰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云三郎來姜出見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錢馬所須無敢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親舊盡送唯不見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上皇忻然與別便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

桓臣範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說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飲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將拌米并火炷來暨生以口銜火炷忽以伸言其時有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有事暨生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兩貫錢見一婢復云此婢即打頭破血流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府其奴果偷兩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與夫相打頭破血流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針針訖其腫轉劇連膝焮痛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被上佐械繫責之言馬厄者即此人也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緱氏莊賣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復營求

張嘉貞

張嘉貞未遇方貧困時曾於城東路見一老人賣卜嘉貞訪焉老人乃黏紙兩卷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即開看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云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即死今既困矣試令開視乃一卷內並書空字張果卒也

張問藏

張問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爲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澹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尙爲三衛豈望官爵老父奈何謂僕爲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問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效坐臥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葷撥而服

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進擬。數日。太宗氣疾又發。又服華撥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罔藏過其門。見焉。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祿。宜保養教誨之。後仁軌爲陳倉尉。罔藏時被流劍南。經岐州過。馮長命爲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凜然變色。卻謂馮使君曰。得貴人也。遂細看之。後至僕射。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不問姓名。不知誰耳。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罔藏曰。公不離四品。若犯大罪。卽三品已上。後從給事中出爲青州刺史。知海運。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譖之。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敕免死除名。於遼東效力。入爲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丈人河清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張罔藏。其時嘉瑒年尙齠齔。張入見罔藏。立嘉瑒於中門外。張謂罔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如何。罔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遷不過省郎。言畢。罔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侍御宮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典十郡已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罔藏。罔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含木舌。不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罔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高敬言爲雍州法曹。罔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外郎。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卽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號州刺史。爲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爲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

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勳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噴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出爲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追入爲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問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詣問藏。問藏云。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出入數度爲相。後皆如言。

三水小牘

皇甫枚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爲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坊。鼓始絕。倦憩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尙明。有一父皤然。偃而曳杖。亦來同止。旣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蹒跚不能良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悔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墮地。視之。乃敗柩板也。父已化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游氏子

許都城西之北阪。有趙將軍宅。主父旣沒。子孫流移。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親近乃勝於里門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拳捷過人。見勝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旣

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簾庭中。繡綉而坐。一鼓盡。聞寂無驚。游氏子倦。乃枕劍面堂而臥。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役夫數十。於堂中洒掃。闢前軒。張朱簾繡幕。陳筵席寶器。異香馥於簷楹。游子心謂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廂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間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將起。乃覺婢問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哆而不能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席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初。游氏子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宅後卒無敢居者。

董漢助

汝墳部將董漢助。善騎射。力兼數人。趨捷能鬪。累戍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爲汝之龍興鎮將。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食。其家以爲常客也。翌日。盛設廳事。至辰已間。漢助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旣罷。其妻詰之。漢助曰。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一來耳。何異之有。後漢助終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上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平之代。郡國悉無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勇將龔洪主之。出郡東二十里。苦募店。盡爲賊所擒。唯一騎走至郡。郡人大驚。遂閉門登陣。部分固守。漢助以五百人據此門。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鐸。漢助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殺數十人。矢盡。賊已入。漢助運劍復殺數十人。劍旣折。乃抽屋椽擊之。又殺數十人。日上飢疲。爲兵所殪。賊帥亦嗟異焉。

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黃巾尙遊魂於三輔。中和辛丑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鼓。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爲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爲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於臨汝。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於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院。卽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爲本軍劇職。羣少兇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是擢爲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贇。令孔目官宋柔奉啓於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於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捽以入。擊以馬撾。而遣之。弘贇聞之。大恐。答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作。復數日。日將夕。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阜錄之入院。候曠黑。殺而支解。納諸涵中。旣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矍起。奮劍擊刺。欻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於滎陽郡。舍於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恟怛。漸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而奔於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太守杜眞府符請都監夜宴。啓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部分。至晡時。都監赴宴。羣命親信十數人從。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吐曰。吾讎雪矣。遂驚覺。召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爲。二鼓將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矚子城內。無何。郡都虞候遊巡至。僧綱啓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心動。命爇炬於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間。方詰所從。羣連聲謂曰。走卒店作。遂逃於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

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爲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走兩舍，而羣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亡去，倦憩水側，遙聞嚴鼓聲，乃僕射陂東北隅墻也。思禮覺，乃前請啓密語。羣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羣首，墜於地。餘衆大囂而散。思禮攜羣首，遲明歸命於都監，貫其罪，使招其散卒焉。

王表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騁，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皙端麗，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自是率以爲常。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誠賤微，受制於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况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於天。今來請命，又爲己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實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己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遠遂卒。

却要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借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織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缸。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是諸子懷慚。不敢失敬。

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誦道書。鍊志幽寂。薰蘭以爲服。松柏以爲糧。趙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玄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鍊丹。修西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人。不見其惰容。常云。分杯結霜之術。化竹釣鱸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爲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霖。至於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語頃。趙

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否。諸生雖唯應而竊議。以爲濃陰缺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旣闢荆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巔。趙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山舍。旣各就榻。而淒風飛雨宛然。衆方服其奇致。玄眞基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要妙。壬辰歲春三月。歸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旣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詠。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憎學輩自視。歎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辮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旣委頓。請盃水。醉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

訴若有誰能抑我彊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爲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鍤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顰蛾豔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持來者也咸通末縣主簿皇甫枚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觀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恟恟不寐若有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醜暈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遠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滋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頌而動雲輶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關一叫必貽韓簿不修之責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

也。神其聽之。奠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溫京兆

溫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公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僂。弊衣曳杖。將橫絕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溫公命捽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衙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復命黃冠扣之。旣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何遲也。答曰。爲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鬢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爲所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衙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溫。時則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溫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旣絕。溫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溫尙書來謁真君。旣關重閤。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溫璋。溫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溫伏而敍曰。某任惣浩穰。治唯震肅。若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惠利不厭。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溫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真君側。乃跪啓曰。尹雖得罪。亦天子亞卿。况真君洞其職所統。宜少降禮。言訖。真君令黃冠揖溫昇堂。別設小榻。令坐。命酒數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黃冠復答曰。尹之忤

犯弘宥誠難然則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間亦非淹久之所。溫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衙吏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祕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忿藥石之不徵也。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溫嚮獄。緩刑。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酖而死。

侯元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嚮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巍然若廈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轟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髻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時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苔。鴛鴦沂洄其上。長梁天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檻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恣慧。至是一聽不忘。叟誡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句。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

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旌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尋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旣言之矣。但當偃旗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肉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旣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繫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心扣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旣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衛慶

衛慶者。汝墳編戶也。其居在溫泉。家世游墮。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隴畝中。若流星。慶掩而得之。遂藏諸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翳。乃裹以縑囊。緘以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寶也。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寶之。常置於臥內。自是家產日茲。飯牛四百蹄。墾田二千畝。其餘絲枲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爲富家翁。至乾符末。慶忽疾。雖醫巫並進。莫有徵者。踰月病且亟。忽聞枕前鏗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璽若縷。色如墨矣。數日而卒。珠亦亡。

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貨鬻以供蒲酒之費。未釋服。室已如懸磬矣。

元稹

唐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黃鶴樓。遙望其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遂令親信一人往視之。其人棹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其人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二。如錢大。而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澤。常有光耀。公寶之。置臥內巾箱之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封夫人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孫也。諸兄皆貢士。有聲於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文章。盛飾則芙蕖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婉靜之法。剪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嫺黨號爲淑女。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贄。移天於殷門。故祕省校書保晦。遐搆。遐搆兄。余寮塔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蒸蒸。劬勞無怠。廣明庚子歲。妖纏黃道。釁啓白丁。關輔烽飛。輦轂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於鯨鯢腹中。卽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鄰五門。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羣凶霧合。祕校遂爲所俘。賊酋覩夫人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說萬辭。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酋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齏粉於一劍。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爲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穢包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旣去。祕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

逝矣。祕校拊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卽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親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夫。實士女之醜行。至於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渤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辛丑歲。遐構兄出自雍。話茲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嚴邵女

許州長葛令嚴邵。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常蓄退心。咸通中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疏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於道左。繚繞諸女。塵盆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地。色變不能言。鬢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譚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齋酒殺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旣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卽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法苑珠林

釋道世

張法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晦

冥不歸。僧因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被僧衣爲懺悔。旦而別去。十九年。法義病卒。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左右皆有官曹。門間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院。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師見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限過多。各與杖二十言訖。杖亦畢。血流洒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前案簿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錄之。有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父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卽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盡懺悔滅除。訖。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殿。宇宏壯。侍衛數十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放七日。法義白僧曰：日旣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語卽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作福報。後來不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至黑。義不敢入。使者去。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尙存焉。

王甲

隋大業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行鞭其頭面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其日妹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悴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此得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騎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門尋之不見唯見驢頭面流血如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回怪而問之女以狀告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卽爲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芻粟送王五戒處後死兄妹收葬焉

天竺胡人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有幻術能斷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舌先吐以示衆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燒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吾半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嘗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中斷之已而取兩段合祝之絹布還連續故一體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熟了盡乃撥灰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劉公信妻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

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曰。汝是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門相見。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云。娘欲寫何經。母曰。爲吾寫法華經。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卽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經。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經。未裝潢者。轉向趙師子處質錢。且云。經主姓范。師子許。乃與父兄云。今既得經在家。幸有此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可否。陳夫從之。裝潢既訖。授與其妻。在家爲母供養。後夢見母從女索經。云。吾先遣汝爲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爲娘贖得一部法華。見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己經。汝有何福。大是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卽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已得出冥途。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問前贖法華經主。果是姓范。

馬家兒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卽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於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卽跪拜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誕。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他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祁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譴。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滂。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

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宜城民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堂。不見人。便偷錢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豬生一獃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託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豬來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兄齋錢詣社家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長安弘法寺靜琳師。是遷之鄰里。親見其豬。嘗話其事焉。

韋慶植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見亡女。着青練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卽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

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

趙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遽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舍厨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梅姑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葬。卽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旣傷死，所以惡見殘殺。

劉伯祖

晉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每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欲得羊肝，買羊肝於前，切之腐，隨刀不見。而羊肝盡，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視者舉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

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敍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莫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恆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時積。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尙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屎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山中孝子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作屨。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

轉夜。孝子作履不已。婦人求眠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一狸卽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誣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男子因縛孝子赴官。應償死。乃謂令曰。此實妖怪。但出獵犬。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子。令因問獵事。能別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乃射殺之。視婦人已復成狸矣。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卽至女家。家甚貧陋。爲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雞鳴。祥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祥。祥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耳。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扣頭流血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

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

章授

丹陽郡吏章授。使到吳郡。經毘陵。有一人年三十餘。黃色單衣。從授寄載。行數日。略不食。所過鄉里。輒周旋里中。卽聞有呼魄者。良久還船。授疑之。同行后發其篋。有文書數卷。皆是吳郡諸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去或將一管。后還得升餘酒。數片脯。謂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載相煩。求得少酒。相與別。所以多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陽別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從乞藥。答言我。但能行病殺人。不主藥治病也。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遊江南。具說如此也。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隴月。戶牖小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二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投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轉經。竟從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肉皆青黯。而亦甚痛。有一老嫗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廨火。類四發。狼狽澆沃。並息。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吃噉。後忽語音似吳。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三更中。復外戶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服事衡陽。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

相侵。是沈公所爲。此廡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投擲狡獪。忿戾褻卻太過。乃至罵詈。命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告罪狀。事徹天曹。沈今訟天。然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相當。庇之因請諸僧誦經齋戒。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今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索頤

宋襄城索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盛。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旣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以後。便爲吉宅。居無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頤父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索殺之。持刀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異姓無他。頤尙幼。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袁廓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衾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敎喚廓隨去。旣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闌崇麗。旣命廓進。主人南面。與廓溫涼畢。命坐。設酒炙菓粽菹者等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主簿不幸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窮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辭耳。此間榮祿服御。乃勝君世中。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

然並在齷齪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爲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勾點之旣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門蓋囹圄也將廓入中敍趣一隅有諸屋宇駢闐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面傷疾呼廓廓驚問誰羊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受此罰亡來痛楚殆無暫休今特小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卽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旣蒙罷可速歸去不須遲也廓跪辭而歸至家卽活

李校尉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至懷州賣有一特豬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豬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作豬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問此屠兒贖豬屠兒初不之信餘人不解此豬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話屠兒爲解放已校尉更請豬語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卽語校尉云我今已隔並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爲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某寺有長生豬羊汝安

置我此寺。校尉復語豬。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豬聞此語。遂卽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爲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愍。爲造舍居處安置。校尉復留小甍。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後寺僧並解豬語。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

徐元方女

晉東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臥廐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使漸額面出。次頭形體俱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尙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生日。尙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雉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醞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和初。爲祕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王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

一房夜初見此女來。粧飾華麗。欲伸繾綣。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縛此生。以其私盜。學生訴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既見此徵。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

譚賓錄

闕名

封常清

封常清細瘦目類。脚短而跛。高僊芝爲夫。蒙靈詔都知兵馬使。常清爲僊芝僉。會達覽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趨碎葉。使僊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僊芝所欲言。無不周悉。僊芝異之。軍迴。僊芝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遂問曰。前有捷書。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僊芝曰。卽僉人封常清也。見在門外馬邊。眺等揖僊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後僊芝爲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爲節度判官。僊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僊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威望動三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皆隨後閉之。常清案後起。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僉。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迴。卽杖六十面。仆地。曳出。僊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後僊芝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安西節度使。天寶十四載。朝於華清宮。玄宗問以兇逆之事。計將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請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首。懸於闕下。玄宗憂而壯其言。至

東都旬朔。召募六萬。頻戰不利。遂與高僊芝退守潼關。僊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至陝州。十一月。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祿山入東京。常清奔至陝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趨潼關。繕修守具。賊尋至關。不能入。僊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於僊芝軍效力。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僊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斬之。常清臨刑上表。既刑。陳其屍於蘧藤之上。令誠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至常清所刑處。僊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爲我滅截兵糧及賜物。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豈不知乎。兵士齊呼曰。枉其聲。殷地。僊芝目常清屍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爲節度。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乎。遂斬之。

杜審言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蹇傲。甚爲時輩所妬。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卽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并亦爲左右所殺。

董晉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已。既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諷晉奏給事中竇參爲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累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尙書。尋除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爲亂。以晉爲汴

州節度使。時晉既受命。唯將判官謙從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部。既至鄧。宣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鄧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承萬榮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爲汴州節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來至汴州。數十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體。而未測淺深。初萬榮既逐。劉士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及疾甚。李乃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已近方。迎然心常快快。惟恭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長源性滋。彰云爲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按牘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於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人鬻食之。長源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爲軍州所禮重。及董晉疾甚。令之節度。晉後事。長源便揚言。文武將吏多弛慢。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人輕而惡之。

武后

武士護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護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奧澈。不易知。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

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主也。

馬助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整屋，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助至上，臨軒與之謀。助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卽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幾日當至？助尅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助旣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叛，以數百騎迓助。助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助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助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助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助，助左右遽承其背，刀不甚下，微傷助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助馳就其軍營，士已被甲執兵。助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爲乎？衆讐伏。於是縛用誠，遣送洋州，振杖殺之，拔其二使，總其衆，助以藥自封其首，來復命。愆約半日。

李義府

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旣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昔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焉。按有實，長流雋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侯思止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恆州參軍高元禮而無賴詭譎無以踰也。嘗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卽授焉。元禮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恩賞甚優。

陳少遊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迴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爲理。長於權變。嘗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嘗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里。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嘗物騰貴。一月須千餘員。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於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卽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費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旣踰於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塞分。嘗少遊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疎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

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爲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幕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奪包佶財。惣八百萬貫。復使參謀溫述送款於李希烈。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韜戈捲甲。佇候指揮。後鑾輿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内百姓以進。後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愧而卒。

裴延齡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設鈎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建。欠負耗贖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宗從之。但貴欲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團。送苑中。宰臣議以爲：若市草百萬團。則一方百姓。自冬歷夏。搬運不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汧池。卑濕處蘆葦叢生焉。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卽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於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旣慚且怒。又因對敷。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楸。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楸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名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供宗

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廚。皆極簡儉。所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廚之用。其數尙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楸。上曰。經義如此。人衆會言。頷之而已。後因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尙未易得。皆須於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卽出。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延齡旣銳情於苛刻。剝下附上。爲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

薛盈珍

姚南仲爲鄴滑節度使。岢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珍構讒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讒構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岢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滿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覺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

李百藥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叡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邴人籍稻。注云。邴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卽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文酒譚賓。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爲中書。

杜陽雜編

蘇鶚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更罄內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鑄釜盆甕之屬。鏤金爲箎籬篋筐。製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爲牀檣。以金龜銀鹿。更琢五色玉爲器皿什物。合百寶爲圓案。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簾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鳥骨之所爲也。但未知出于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鷓鴣之斑。其匣飾以翠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精巧華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有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枕頭。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紋布巾。火蠶絲。九玉釵。其幙色如瑟瑟。闊三尺。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沾濕。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巾卽手。

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絕倫。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垢。二物稱得鬼谷國。火鷲縣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奈。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精巧奇妙。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酌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告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不知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諸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漢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角綴五色錦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者。仍雜以龍腦。金屑。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木狀。其上悉絡眞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香街巷。品光耀日。觀者眩其目。皆有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大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乎。曰。非也。予幼給事於嬪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質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異焉。上日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醅。其茶則有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中。縷健如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三四分。撤卽復故。其諸品味。他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餐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具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則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爲禳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

餘烟出於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其藥。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雖日加藥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遂自製挽歌詞。令朝臣繼和。及庭祭日。百司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駱駝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從。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輿。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珠瑟瑟爲帳幙者千隊。其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焚昇霄百靈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將二十餘里。上又賜酒一百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及靈輜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誦。自後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進歎百年曲。聲詞哀怨。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取絹八百匹。畫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每舞竟。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無有少改。可及善轉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曲。須臾間變態百數不休。是皆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麵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俄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以爲酒。及啓皆實以金寶。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罄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

入。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

魚朝恩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帝惡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賜祿。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敍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衆寮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緋。而便求紫。帝猶未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卽謝於殿前。帝雖知不可。彊謂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逐於嶺表。及朝恩被殺。天下無不快焉。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鑱之於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悞拂。芬馥經年。縱瀚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嘗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矚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泣交下。輔國惡其怪。遂碎之爲粉。沒於廁中。自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安邑里。芬馥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始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而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冲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識。夏卽於堂中設迎涼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於草。雖若乾枯。未嘗凋落。盛暑刺之。牕戶間涼自至。

鳳首木高一尺而凋刻如鸞鳳之形。其木頗似枯槁。故毛羽禿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於高堂大廈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曰常春木。縱以烈火焚之。終不焦黑。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云。火林國出也。

軟玉鞭

德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中獲玉鞭。其末有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異國所獻也。瑞妍節文。光明可鑒。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雖以斧鑕鍛研。終不傷缺。德宗歎爲神物。遂命聯蟬繡爲囊。碧蠶絲爲鞘。碧蠶絲卽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亦連延十數里。小者亦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及撚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絃。鬼神愁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關。其鞭不知所在。

吳明國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揖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尙神仙術。一歲之內。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土德王。遂願貢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似玉。其色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爲少。百疾不生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逾三二合。如過度。卽有風雷之異。若螫人生瘡。以石上菖蒲

根傅之。卽愈。其色碧。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逮及沉疴眇跛。無不療焉。

拘彌國

順宗卽位年。拘彌之國。貢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類燕。其聲清亮。不並尋常禽鳥。置於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異。遂盛於火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併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將入江海。可長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寶。遂命善游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之於左臂。毒龍畏之。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千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遍體略無沾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異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齋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消。嚼之卽與中國冰凍無異。變晝草。類芭蕉。可長數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其上緘以胡書。及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貴也。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晝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矣。

元藏幾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任奉信郎。大業九年。爲過海使判官。無何。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免。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則瞽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滄浪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

常如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更產分蒂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纓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話中國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視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數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今刑部盧員外尋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閒彩繪。光輝煥爛。與真無異。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強木造船。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絕之。終不沒。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卽達於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其年號。卽貞元也。訪其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疎屬也。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鳥。大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卽至。或令啣珠。或令受人語。乃謂之轉言鳥。出滄浪州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之知。而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求得其寶。歸真以藏幾之異。備奏上。上令謁者齋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恐。卽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芸輝堂

元載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名也。出于闐闔。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

芸輝而更以沉香爲梁棟。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晶爲押絡飾。以眞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卽鮫綃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時當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其餘服玩奢僭。率皆擬於帝王家。芸輝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楊花。亦類於白蘋。其花紅而且大。如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菖蒲。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大惡。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因祕不合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以爲柄。刻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於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卽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而進內。載自云得之於洞庭道士張知和。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而至京師。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尉耳。而涯見沐潦倒無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擬許以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就誅。仇士良收捕家人時。沐方在涯私第。謂其王氏之黨。遂不免於腰領。

舒元謙

舒元謙。元輿之族。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禮遇頗至。十年。元輿處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校書郎。及持相印。許爲曹郎。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謙。至朔旦。伏謁。頓不能見。由是日加譴責。爲僮僕。輕易。謙既不自安。遂置書於門下。辭往江表。而元輿亦不問。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惆悵自失。卽駐馬迴望。涕泗漣如。及昭應。聞元輿之禍。方始釋然。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並皆誅戮之。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

軒轅先生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闔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虎護衛。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卽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藥之香。輒無減耗。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廷。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輟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謂其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諭其言。於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纔及玉塔。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座於御榻前。宣宗命宮中人傳湯茶。有笑集貌古布。

素者而縝髮朱唇。年始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鬢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京師無豈寇荔枝。俄傾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卽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卽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四十年也。初辭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貓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觀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蠅蠅於數步之內。如鶴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卽賜以雜彩銀。

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

金蛇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則自寶庫中出。遊於階陛間。光明照耀。不可擒獲。宮人擲珊瑚玦以擊之。遂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庫內。得黃金蛇。而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后。今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額。下有阿廢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廢卽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係蛇於玉麤之前足。其後竟不復有所見。以麤食蛇也。

雲溪友議

范攄

楊志堅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於寸祿。愚妻視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污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

劉禹錫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於補缺劉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謝礪礪。終爲快快。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况漢南尙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也。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問罇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特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主印得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李義琛

李義琛。隴西人。居於魏。自咸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暗訥進退。無所舍。徙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多暗鳴。商客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覩其狼狽。乃引與同寐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商客竊知。固止之。仍資以道糧。琛旣擢弟。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遜退。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後任監察。

盧渥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舉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獨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胡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禦寇之壟。似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割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尙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說數篇。喜園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朱澤

唐王軒少爲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見浣沙人。俄見一女子振璫瑤。扶石筍。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遠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浣沙溪口。日夕長吟。屢題

歌詩於石。寂爾無人。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苗夫人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壻。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於乘侍視之。悒快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賦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驢以七馱物。每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翽。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駕。因以爲名。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翽也。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以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初有巫管嫗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常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滅。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從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乎。賢哉乎。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

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壻。所以郭圓詩曰。宜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章臯是貴人。

李令

渚宮有李令者。日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爲篇章。而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離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欲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慙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丐糲糧。歸亦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離院。情況款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悔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江之務。以餬其口焉。舉士沈擢。每述於同院。衆賢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爲報壁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崔涯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篋篋接弦。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肉耳似鐘。獨把象牙梳插髻。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黃驢鞞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

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諷也。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

廖有方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館，窵一旅遊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有書板爲記云：余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懼也。乃於間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彊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跽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迴，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飢，啜熊虎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賚，繒錦一駄，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卽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敍平生之弔，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尙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寮，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

戎昱

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

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儒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

馮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岐，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關者亦怠。投贊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關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生，何妨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

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踟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於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骨。具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焉。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章臯

唐西川節度使章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臯。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侍章兄。玉簫亦勲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章乃易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章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遣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促行。章昏暝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旣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侍之。章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旣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章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章鎮蜀。到府三日。訊鞠獄囚。滌其冤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章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章曰。深憶之。姜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辭章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燕麻舍庫牌印等。章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卽與雪冤。仍歸墨綬。乃奏授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

朱紱其榮。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一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瀘夔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鄒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必爲深覆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承郎。魏謩爲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回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舊事相讓耳。回乃尋乘獨坐之權。三臺

肅畏而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

韋覲

唐太僕卿韋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覲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誑詐，令擇日夜，深以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覲自書官階一道，虔啓於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時崔備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殿前，獲明寃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憊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潘州司馬。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儻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宮。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

捧劍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騙策。雖每遭鞭撻。終不見遠。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菊。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異聞集

闕名

上清

貞元壬申歲春三月。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啓事。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卽吾禍之將至矣。且此事將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於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下階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衣縑纈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竇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次今日輒贈可矣。縑纈者拜謝。竇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依其請。命僕人偵其絕蹤。且久。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

仇家所爲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柳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柳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於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遺，身竟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且久。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內人數不少，汝大了事，後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參妻早亡，故妾得陪灑掃及竇參家破，幸得填宮。既奉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參之罪，不止養俠刺兼，亦甚有贓污。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常亦不知紀極。迺者彬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彬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物贓爲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之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陸贄曰：老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着，又常呼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殺却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冤。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乘間攻之，贄竟受譴不迴。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可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王生

唐韓晉公滉鎮潤州，以京師米貴，進一百萬石，且請敕陸路觀察節度使發遣。時宰相以爲鹽鐵使進奉不合，更煩累沿路州縣。帝又難違滉請，遂下兩省議。左補闕穆質曰：鹽鐵使自有官使勾當進奉，不合更

煩累沿路州縣。爲節度使亂打殺二十萬人。猶得何惜。差一進奉官。坐中人密聞。遂令軍吏李柄華。就諫院詰穆公。混云。不會相負。何得如此。卽到京。與公廷辯。遂離鎮。過汴州。挾劉玄佐俱行。勢傾中外。穆懼不自得。潛衣白衫。詣興趙王生卜。與之束素。王謝曰。勞致重幣。爲公夜著占之。穆乃留韓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請卦。王謂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間威勢盛於王者。是誰。其次一命。與前相刻太甚。頗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見。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縱相害。事亦不成。韓十一月入京。穆曰。韓爪距如此。犯著卽碎。如何過得數月。又質王生。終云不畏。韓至京。威勢愈盛。日以橘木棒殺人。判按郎官每候見。皆奔走。公卿欲謁。遂巡莫敢進。穆愈懼。乃歷謁韓諸子。臯羣等求解。皆莫敢爲出言者。時混命三省官集中書視事。人皆謂與廷辯。或勸穆稱疾。穆懷懼不決。及衆官畢至。乃曰。前日除張嚴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緣張嚴曾犯賊。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諭。告公等知。諸人皆賀。穆非是廷辯。無何。穆有事見混。未及通。聞闔中有大聲曰。穆質爭敢如此。贊者不覺走出。以告質。質懼。明日度支員外齊抗。五更走馬謂質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陽尉。公好去。無言握手留贈。促騎而去。質又令裴問王生。生曰。韓命祿已絕。不過後日。明日且有國故。可萬全無失矣。至日晚。內宣出。王薨。輟朝。明日制書不下。後日。韓入班。倒牀昇出。遂卒。時朝廷中有惡韓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敕下。并以邵陽書與穆。

賈籠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

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爲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卽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後鮮于弁詣質，質怒，前不爲畢饌，不與見，弁復來。質見之，乃曰：「前者賈籠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謁之。」質遂與弁俱往。籠謂質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當得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嘗賞質曰：「每愛卿對敷言事，多有行者。」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仍私謂人曰：「人生自有，豈有不喫羊肉，便得知制誥？此誠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給事趙憬忽召質云：「同尋一異人及到，卽前眇道士也。」趙致敬如弟子禮，致謝而坐。道士謂質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誥，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災否？」曰：「有厄。」質曰：「莫不全乎？」曰：「初意過於不全，緣識聖上得免死矣。」質曰：「何計可免？」曰：「今無計矣。」質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補闕，卻迴貧道不見，執手而別，遂不復言，無何宰相李泌奏穆質、盧景亮於大會中，皆自言頻有章奏諫，曰：『國有善，卽言自己出，有惡事，卽言苦諫，上不納，此足以惑衆，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決殺。」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又進決六十流崖州。上御筆書，令與一官，遂遠貶。後至十五年，憲宗方徵入，賈籠卽賈直言之父也。

白皎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爲駕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舉進士，力不能制，每

優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峽。發荊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汎然失纜。篙櫓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爲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豈常有所忤哉。今無術以進。不五百里。當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之最。計其好心。度我船適至。則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備焉。宗仁方與僕登岸。以巨索繫舟。循岸隨之而行。翌日至灘所。船果奔駭狂觸。恣縱升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峽路深僻。上下數百里。皆無居人。宗仁卽與僕輩蔭於林下。糧餼俱絕。無所有。羈危辛苦。憂悶備至。雖發人告於上官。去二日不見返。飢餒逮絕。其夜因積薪起火。宗仁泊僮僕。皆環火假寢。夜深忽寤。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利兵。瞻顧睚眦。言語兇謾。假令揮刀。則宗仁輩束手延頸矣。觀其勢逼。因大語曰。爾輩家業。應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萬物俱沒。涸然古岸。俟爲豺狼之餌。爾輩圓首橫目。曾不傷急。而乃矚然笑侮。幸人危禍。一至此哉。吾今絕糧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死也。山獠相視。遂令二人起。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候迴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術者甚衆。而遇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沒溺不已。則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皎處。試爲一請。宗仁因懇祈之。山獠一人遂行。明日。皎果至。黃冠野服。杖策躡履。姿狀山野。禽獸爲祖。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皎笑曰。瑣事耳。爲君召而斬之。因薙草剪木。規地爲壇。仍列刀水。而皎立中央。夜闌月曉。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皎引氣呼叫。召王升。發聲清長。激響遼絕。達曙無至者。宗仁私語僕使曰。豈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爲風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實告。皎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謂宗仁所使曰。然請郎

君三代名諱。方審其術耳。僕人告之。皎遂入深遠。別建壇壝。暮夜而再召之。長呼之聲。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應皎者。咽絕因風始聞。久乃至皎處。則王升之魄也。皎於是責其奸蠱。數以罪狀。升求哀俯伏。稽顙流血。皎謂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兇。尤甚。實爲難恕。便行誅斬。則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叱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日血痢而死。升號泣而去。皎告辭。宗仁解衣以贈皎。皎笑而不受。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發江陵。詢訪王升。是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

韋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曆中。因晝寢。常夢一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皇帝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拜之。當獲大福。卽日詔遣監察御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至山下州縣陳設一店具飯。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謂店主曰。韋侍御一飡卽過。吾老病不能遠去。但於房中坐得否。店主從之。少頃。韋君到店。良久。忽聞房中嗽聲。韋問有何人在此。遣人視之。乃曰。有一老父。韋君訪老父何姓。答曰。姓韋。韋君曰。相與宗盟。合有繼敘。邀與同席。老父因訪韋公祖父官諱。又訪高祖爲誰。韋君曰。曾祖諱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歎曰。吾卽爾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爾卽吾之小子曾孫也。豈知於此與爾相遇。韋君涕泣再拜。老父止之。謂曰。爾祖母見在。爾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與渠輩求少脂粉耳。有一布襪。襪內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買問韋君。爾今何之。韋君曰。奉勅於此山中求真壇。州縣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審翁能知此處否。老父曰。蓮花中峯西南上。有一古壇。髣髴餘址。此當是也。但不定耳。遂與韋君同宿。老父絕糧不食。但飲少酒。及人參茯苓湯。明日。韋君將入山。老父曰。吾與

爾同去。韋君乃以乘馬讓之。老父曰：爾自騎。吾當杖策先去。韋君乘馬奔馳，竟不能及。常在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險阻，馬不能進。韋君遂下，隨老父入谷，行不里許，到室，見三嫗。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二祖姑也。韋君悲涕再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皆以木葉爲衣，相見甚喜。謂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欣慰久之。遂與老父上山訪壇，登攀峻峻。韋君殆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飛，迴顧韋君而笑。直至中峯西南隅，果有一壇。韋君灑掃拜謁，立標記而迴。却到老父石室，辭出谷。韋君曰：到京奏報畢，當請假，却來請覲。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韋君遂下山，返到闕庭，具以事奏。代宗歎異，乃遣韋君齋手詔入山，令刺史以禮邀致。韋君到山中求覓，遂失舊路。數日尋訪不獲，訪山下故老，皆云：自少年以來，三年，則見此老父一到城郭，顏狀只如舊，不知其所居。韋君望山慟哭而返。代宗悵恨，具以事跡宣付史館。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敍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更六年，攝本府紮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卽九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宰塔坡（梵語浮圖）於此，爲小師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違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謂李曰：爲余寄謝崔家。

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爲崔家女婿，祕之祕之。李詰旦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某說終爲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攝本府紉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洩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視監刑官，果李紉也。流人卽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旣死，乃掩泣請告，捐俸賃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元縣。買瓦棺寺松林中地，壘浮圖以葬之。時崔令卽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母弟暉，攜孤幼來於高安，暉落拓者好遠游，惟小妻殷氏獨在。殷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把取家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其請，至府以家狀歷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鹽鐵李侍御（卽李仁鈞也），出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李憫然曰：余有妻喪已大暮矣，待余飢飽寒燠者，頑童老嫗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來於心，矧崔之孤女，實余之表姪女也。余視之，等於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徵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納爲繼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

李守泰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爲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

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爲少年制之。頗將愜於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扇閉戶。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於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鑒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於揚子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於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真龍。卽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卽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於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

廬江馮媼

馮媼者。廬江里中。齋夫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媼遂就食於舒。途經牧犢墅。暝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媼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

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媪，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咕囁，有若徵索財物追逐之狀。見馮媪至，叟媪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餼食，理牀榻，邀媪食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筐篋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卽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卽其人也。江官爲鄴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媪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媪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鴈，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媪問其郎，卽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卽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卽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嘆。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儂、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爲之傳。

柳毅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

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則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橋樹焉。鄉人謂之社橋。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嬌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橋社。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

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而宮門闕。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向殿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間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鬢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覽聽。坐貽讐瞽。使閨牕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糜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

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配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攜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聲。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純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兮。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闌。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踟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

兩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蕘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欷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鎖，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

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南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饒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然君與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禮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女。傳書至今。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旣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

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思哉。泊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真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酌醉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敍而嘆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

原仙記

採藥民

關名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嘗採藥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剛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人剛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舸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菹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已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黑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劍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悅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

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也。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自手拱之。所得之數。卽侍女之數也。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中夜而歎。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復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豈可復尋。蓋爲塵念未祛。至此誤想。民曰。今可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隣。諸隣共嗟嘆之。復白玉皇。玉皇命遣歸。諸仙等於水上作歌樂飲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與之別。各遣以黃金一錠。曰。恐至人世。歸求無得。以此爲費耳。中女曰。君至彼。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在金錠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女謂曰。恐君爲塵念侵。不復有仙。金中有藥。恐不固耳。吾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訖。見一羣鴻鵠。天際飛過。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鵠羣。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爲資糧。經歲。乃至蜀。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時所生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相尋故居。皆爲瓦礫荒榛。唯故礎尙在。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

舉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卽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卽天皇也。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耳。玉帝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却入山。不知所之。蓋去歸洞天矣。

李衛公

蘇州常熟縣元陽觀單尊師。法名以清。大曆中常往嘉興。入船中聞香氣頗甚。疑有異人。遍目舟中客。皆賈販之徒。唯船頭一人。顏色頗殊。旨趣恬靜。單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頭。就與言也。旣並席之後。香氣亦甚。單君因從容問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風。眉髮皆落。自惡不已。遂私逃於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數日山路轉深。都無人跡。忽遇一老人。問曰。子何人也。遠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視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隨吾行。因隨老人行。入山十餘里。至一澗。過水十餘步。豁然廣闊。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未可使入。且於此堂中待一月。日後吾自來看汝。因遺丸藥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黃精百合。茯苓。薔薇。棗。栗。蘇。蜜之類。恣汝所食。某人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藥後。亦不饑渴。但覺身輕。如是凡經兩月。日老人方至。見其人笑曰。爾尙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於水照之。鬢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旣服吾藥。不但祛疾。可長生人間矣。且修行道術。與汝二十年後爲期。因令却歸人間。臨別某拜辭曰。不審仙聖復何姓名。願垂告示。老人曰。子不聞唐初衛公李靖否。卽吾身是也。乃辭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聖旨。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說之。

唐真元初廣陵人馮俊以傭工資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重百餘斤募能獨負者當倍酬其直俊乃請行至六合約酬一千文至彼取資俊乃歸告其妻而後從之道士云從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從水路往彼得舟且隨我舟行亦不減汝直俊從之遂入小舟與俊并道士共載出江口數里道士曰無風上水不可至吾施小術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獨在船上引帆持檝二人在舟中間風浪聲度其船如在空中懼不敢動數食頃遂令開船召出至一處平湖渺然前對山嶺重疊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廬山下星子灣也道士上岸令俊負藥船人即付船價舟人敬懼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潯陽人要當時至以此便相假豈爲辭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實江州人也遂引俊負藥於亂石間行五六里將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數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數十下大石分爲二有一童出於石間喜曰尊師歸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丈餘旁行漸寬平入數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數十弈棋戲笑見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捨藥命左右速遣來人歸前道士命左右曰擔人甚饑與之飯食遂於盜甌盛胡麻飯與之食又與一碗漿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謂曰勞汝遠來少有遺汝授與錢一千文令繫腰下至家解觀之自當有異耳又問家有幾口云妻兒五口授以丹藥可百餘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辭曰此歸路遠何由知道士曰與汝圖之遂引行亂石間見一石臥如虎狀令俊騎上以物蒙石頭俊執其末如執轡焉誠令閉目候足著地即開俊如言騎石道士以鞭鞭石都覺此石舉在空中而飛時已向晚如炊久覺足躡地開目已在廣陵郭門矣人家方始舉燭比至舍妻兒猶驚其速

遂解腰下皆金錢也。自此不復爲人傭工。廣置田園。爲富民焉。里人皆疑爲盜也。後他處有盜發。里人意倭同之。遂繫以詣府。時節使杜公亞重藝術。好奇說。聞倭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亞手。如墜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猶在。遂捨之。亞由是精意於道。頗好燒煉。竟無所成。倭後壽終。子孫至富焉。

詳異記

闕名

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窗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窗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東西南北趨走。始則叉手。俄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塔。再聲入門。三聲。卽欲上牀。巨川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舉卽在牀矣。騰越之捷。若猿猱。家人聞之意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其中也。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懸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云。還同昨夜客耳。餘日又來。左手攜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鑊一鐵懸巨石。流之大江。負欲趨出。云謝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

本事詩

孟 棨

崔護

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盃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鎖之。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崔驚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在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顧況

唐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游於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泛於波中。詩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日餘。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一詩。故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

楊素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德言爲太子舍人。方屬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賣於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楊虞卿

唐郎中張又新。與虔州楊虞卿。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鄰相女。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年少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定諧君心。張深信之。旣婚。殊不愜心。楊乘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爲癡。楊於是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同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旣成家。乃爲詩曰。牡丹一朵值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戎昱

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旣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卽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元稹

元稹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襄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恆爲觥錄事。嘗於寶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卿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真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遂巡有黃明府見。近瞻其形容。彷彿似識。問其前銜。卽曩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尊。艤舟邀余同載。余時在諸葛所征之路次。不勝感今懷古。遂作贈黃明府詩云。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卽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聯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堪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邈迤七盤路。坡陁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閒千載名。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爲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囊韉通謝。又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問婦女於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旣負氣。欲復其辱。乃止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旣被酒。見之。

大怒命衛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誼諫，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極於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於宜州，以醇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又嘗爲容州部內史，賊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製衣女

開元中，頒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問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

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輟。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逾利。鳳跕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鷺在昭陽。玄宗恩禮極厚。而白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胡愧焉。三盃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更憶賀監知章詩曰。欲向東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後在潯陽。復爲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甫贈白詩二十韻。多敘其事。白後放還。遊賞江表山水。卒於宣城之采石。葬於謝公青山。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爲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於兖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搆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樓而加敬焉。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彊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怍色。既爲居守。劉禹錫有妓甚麗。爲衆所知。李恃風望。恣行威福。分務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陰以計奪之。約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應朝賢寵嬖。並請早赴境會。稍可觀矚者。如期雲集。敕閹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計無所出。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罷。一揖而退。劉歎咤而歸。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爾。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寄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夔巒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鸞飛遠樹栖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壁尙留香漠漠。碧雲初散信沈沈。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人曾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三山不見海沈沈。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誦。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與撫掌而笑。

裴談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玄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如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駱賓王

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貶黜。後於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且爲詩曰。鷲嶺鬱岩峽。龍宮鑿寂寥。第二聯搜奇覃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遇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卽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逾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劄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兩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翃

唐韓翃少負才名。侯希逸鎮青淄。翃爲從事。後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共目爲惡詩。韓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

獨善。一日夜將半，韋扣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底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云：「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

啓顏錄

侯白

盧思道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苦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內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恆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上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與酬對，深以爲恥，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卽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遙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應曰：「以公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併，是其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聘陳，陳主勅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旣渡江，過一寺，諸僧與思道談，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浸益。

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效，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違勅失機，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主。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齋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遂無以對。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卽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卽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卽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子春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卽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關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卽推倒，彥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乃着肚。當爲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笑。卽令送吏部與官。

田媪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愧無所啖嚼，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去，我大有飲食，臨別卽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癩，眼下皮急，極需眠，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需眠，合家大笑。

徐之才

北齊徐之才封西陽王。時王訢與之才嘲戲。之才卽嘲王訢。姓曰王之爲字。有言則訢。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爲馬。施尾角而成羊。訢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八人之才。卽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爲虐。在邱爲虛。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兀明。出頸則是元明。減半則是无目。變聲則是无盲。元明亦無以對。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爲隱語嘲之。有令口無一齒。常畏見嘲。初至謂邑吏。我聞安陵大喜嘲弄。汝等不得復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爲嘲。乃謂稱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數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爲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翻爲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爲口穴。此嘲弄無齒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語以對。

侯白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機鋒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頓死。素乃

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卽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齋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旣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卽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倉卒無處見稱。旣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爲霸。山東亦言。擊將去爲攆。音其朝反。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爲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攆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卽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卽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爲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嚙欲銜之。忽被刺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卽出。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素又謂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卽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

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卽須受罰。白卽云：背共屋許大，肚共椀許大，口共蓋許大。衆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蓋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云：此是胡鷲窠。衆皆大笑。又逢衆宴，衆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卽應聲云：有物大如狗，而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是驘，或是鹿，皆云不是。卽令白解。云：此是犢子。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卽謁，謂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恟恟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恟恟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

薛綜

吳薛綜見蜀使張奉，嘲尙書令闕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人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

笑而奉無以對也。

趙小兒

隋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官人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卽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卽出於衆中。法師辯捷。旣已過人。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忽見此兒。欲來論議。衆咸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卽就座。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語。僧語云。此卽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卽應聲報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右手搖扇。衆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所搖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顧兔。翻掩雄狐。衆大笑。法師卽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卽起謂法師曰。如意旣折。義鋒亦摧。卽於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旣怒且慚。更無以應。無不驚歎稱笑。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瘦。其妻母項瘦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醜。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醜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婿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

之。婿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瘰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客已盡，便欲斂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覓錢迴取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賜也。何敢望回。山東人謂盡爲賜，故言賜也。

石動筳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饒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動筳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筳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筳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筳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筳曰：承大家熱鑊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游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筳卽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卽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筳卽云：大家卽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動筳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

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箒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箒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千字文語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用能閏餘成歲。律呂調陽。某人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讌。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盃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乙某索居閑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牆。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願涼。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脫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成。渠荷滴歷。某乙卽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

長孫玄同

唐長孫玄同幼有機辯。坐中每劇談。無不歡笑。永徽中。在京會宴。衆因語論及民間事。一人云。醴泉縣去京不遠。百姓遂行蠱毒。此邑須遠配流。豈得令在側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蠱毒。豈不還更損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處安置。玄同卽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所得。諸人大喜。因卽問之。

答云。但行蠱毒人。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衆皆歡笑。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辭。其容儀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卽云。爲日已暗。公主等並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爲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無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設食。其倉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喚粉粥爲糞粥。時餽饌畢。陳蒸炙俱下。倉曹曰。何不先將糞粥來。舉坐咸笑之。玄同曰。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君何爲笑也。坐中復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於牆上。玄同乃取支牀塼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牀塼打狗。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杜延業

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常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卽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卽云。能得。旣而旁人卽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幽閒鼓吹

李宗閔

李德裕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德裕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德裕入相。過洛。宗閔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一見。欲以解分。復書曰。怨則不怨。見則無端。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勢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德裕爲兵部尙書。自得岐路。必當大用。宗閔

多方沮之。及邪公杜，驚入朝，卽宗閱之。黨也。時爲京兆尹。一日詣宗閱，值宗閱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則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宗閱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宗閱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卽得也。」邪公再三與約，乃馳詣曰：「適宗相有意旨，令其傳達，遂言亞相之拜。」德裕驚喜，雙淚遽落，曰：「此大門官也。」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還報，宗閱復與楊虞卿議之，竟爲所墮，終致後禍。

李德裕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床，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卻令監淮南。欽義卽至，具以前時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卻與之。欽義心感數倍，後竟作樞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欽義所致也。

劉禹錫

賓客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越之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意氣殊曠。韋覺之，乃去，却與僧語。僧不得已，吁歎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

中。

李潘

唐禮部侍郎李潘。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蓋記其所爲。亦常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緝者視之。當爲改正。潘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潘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泮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歌什傳流者少也。

元載

元載在中書。有丈人自宣州貨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人材。不任職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視之。更無一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迴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積月。及辭去。奉絹一千匹。

